



國 姓 爺

攻台之役的再思考^{*}

林偉盛^{**}

前言

關於國姓爺攻打台灣趕走荷蘭人，早期有名的著作是C. R. Boxer的文章詳細告訴我們荷蘭人的防守與抗爭，以及荷蘭司令官之間的衝突，但是對於國姓爺方面的行動，則疏於描述。¹

中國學者則比較重視國姓爺攻打台灣的正當性，認為國姓爺能夠勝利，是因為他所進行的是一場驅逐外國侵略者，收復領土、正義之戰，因此，受到台灣各族人民的熱烈響應；另外強調國姓爺的戰略運用正確，迫使荷蘭人投降。²

荷蘭學者包樂史最近以戰爭史的角度切入，討論荷蘭人在1622、1633、1662年三次對中國戰爭為何失敗。他認為傳統中國軍事思想家孫子的兵法，即上順天時、下知地利、因信使民、委任賢能、積備後勤，強調國姓爺在軍事上人數上的優勢，以及巧妙地利用當地的地勢、氣候。多次利用天候讓敵人陷於困境。在圍攻熱蘭遮城時，運用對航道的熟悉，荷蘭人精良的戰船無法通過淤淺航道；對於比較難攻的圍城之戰，則利用由荷蘭人手中奪取的大砲以及荷蘭人投降士兵的知識，最後擊敗熱蘭遮城堡的荷蘭人。³

國姓爺攻打台灣，由1661年5月開始，一直到1662年2月，整整9個月的時間。長期戰爭，相當損耗國姓爺的兵力。另外，國姓爺也需要糧食來支持他

* 本文改寫自〈對峙：熱蘭遮圍城二百七十五天〉，《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台灣、荷蘭、東亞》，台北，故宮博物院，2003。原文無註釋，修改後並補上註釋。

** 林偉盛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1 C R. Boxer, "The siege of fort Zeelandia and the Capture of Formosa from the Dutch, 1661-1662." In *Dutch Merchants and Mariners in Asia, 1602-1795*. London: Variorum, 1988.

2 陳碧笙，〈國姓爺收復台灣戰史研究〉，《國姓爺歷史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0年。
鄧孔昭，〈國姓爺收復台灣的戰略運用〉，《國姓爺與明鄭台灣關係史》，北京，台海出版社，2000年。

3 Leonard Blussé, "De Chinese nachtmerrie: Een terugtocht en twee nederlagen", Gerrit Kannp and Ger Teitler eds., *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tussen oorlog en diplomatie*, Leiden, 2002.

的軍隊。因此，國姓爺並沒有採取猛攻的方式，強逼荷蘭人投降。反而採取長期包圍的方式，要迫使荷蘭人彈盡援絕的投降。在包圍期間，也不斷蒐集荷蘭人的情報，掌握狀況，做雷霆一擊。一方面不斷寫信，用心理攻勢來瓦解荷蘭人。

荷蘭人則堅守熱蘭遮城堡，同時利用海上的優勢，到外海找尋糧食、清水，硬是支撐下來。而且從巴達維亞也偶有援兵，帶給荷蘭人鼓舞，也給國姓爺帶來壓力。雙方在9個月的對峙中，可以說都備嘗艱辛。本文主要是介紹這段對峙的過程，並以實際戰爭經過來討論擁有巨砲、大船的荷蘭人為何失敗。是不是真的台灣各族人民響應收復領土的關係？或是如包樂史所說的，國姓爺善於利用當地的形勢與資訊？或是其他因素？

一、戰前風雲

1659年國姓爺南京城失敗，退守金門、廈門。後來雖然在廈門一舉殲滅來犯的敵人。但是各地開始謠傳國姓爺準備攻打台灣，以找尋生聚教訓之地，造成人心惶惶。住在中國沿岸的人大量寄信給在台灣營生的親友，勸他們趕快逃離台灣。

1660年3月，許多在台灣漢人都聽到謠傳國姓爺要來攻打台灣。甚至有漢人長老向長官報告在台灣漢人的不安。3月16日攔阻了一艘船，船上總共19人，並搜出18封信，都提到國姓爺即將攻打台灣，勸他們趕快離去。也有許多人將妻子兒女送回中國。⁴也謠傳大員的10個長老和主要人士已經將妻兒送到中國，這些頭家並被關起來審問8個月之久。⁵

4 相關的整理可以參見Tonio Andrade, "Commerce, Culture, and Conflict: Taiwan under European Rule, 1624-1662,"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2000, p.304.

5 有關國姓爺攻打台灣的傳聞相當多，可以參考C.E.S.著，周學普翻譯，〈被遺誤的台灣〉（簡稱〈

在台灣荷蘭人可以說是人心惶惶，不斷地處於驚慌之中。1659年底起到1660年年3月，台灣長官揆一和議員不斷地寫信到巴達維亞城要求幫助，同時說明理由以及他們準備對抗入侵。巴達維亞城總督在1660年4月22日回復，強調他完全同意揆一的準備，他希望整件事只是空穴來風。⁶但是，最後仍然決定遣派強大而寶貴的船隊，一共有12艘船的艦隊加上600名士兵，前往幫助揆一對抗國姓爺。前提是如果國姓爺入侵的傳說被證實是空穴來風，則利用艦隊回巴達維亞城時攻打葡萄牙人定居的澳門。關於奪取澳門是此次出兵的真正目的，可以由總督給艦隊司令范德郎（Jan van der Laan）的指令中得知。巴達維亞城給他一份如下的指令：

我們派相當可觀的船與人力去援助福爾摩沙；如果國姓爺的準備攻台被發現僅是謠言（如同以前經常發生的），如此，這船隊便成毫無用處的被派到該地。為了彌補此損失，印度議會決定，假如在大員的所有事情是平靜的，此前往援助大員軍隊的主要部分，在他們的回程時前往攻擊澳門。但是，只要大員長官以及議員的指示與我給你的指示不衝突的話，閣下在大員或澎湖附近，就應該接受大員長官與議會的指揮，並遵守他們的指示，在你居留於該處的時候，配合長官與議會處理與國姓爺的和與戰。

由這個指示概略地暗示國姓爺的威脅可能是空穴來風，同時，巴達維亞城能夠派出600名士兵的艦隊是相當不容易的，不能無功而返。因此，攻擊澳門才是主要目標。范德郎也認為攻打澳門將是他立下功績的好機會。他並沒有直接前往福爾摩沙，反而到達澳門對岸之島補充飲水，並且相當誇耀他即將進行的功績。這當然引起葡萄牙人的戒心而加強防備。⁷

被遺誤的台灣》），內所附上的參考資料，收於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經濟史第三集》，1956年，頁89-96。

6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年，頁535。

7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525；〈被遺誤之台灣〉，頁52；C.R.Boxer, p.24.

范德郎取道澎湖於9月到台灣，他看到台灣一切風平浪靜，更使他堅定攻打澳門的決心，並看輕台灣長官揆一的能力，開始批判長官以及議員對處理中國人事件的膽小。他認為中國人軍隊的力量在1652年的郭懷一事件已經見識過了，宣稱如果國姓爺敢來，只需要現在兵力的一半，就可以打敗他，並要求立刻攻打澳門。據說國姓爺得知揆一的準備，以及艦隊將由巴達維亞城來到，他聰明地延遲了攻擊。

10月6日，召開大員議會來討論如何進行下一步，除了大員的官員、商人之外，艦隊的主要人員也參與。會議進行中，范德郎強力地說明國姓爺不會打台灣，艦隊必須攻打澳門，以免浪費資源的想法。但是長官以及議會成員強力反對他，認為國姓爺發動戰爭的疑慮尚未消除，台灣仍處在動盪不安的局面中，局勢不容許艦隊馬上開往澳門。最後決定延期到10月20日再開議會決定。

在第二次會議中，雖然范德郎極力反對，但是議會還是決定將征伐澳門的事情延期到明年2月。而在此期間派一位使者帶一封信到廈門國姓爺處，先詢問為何延遲回復巴達維亞城總督寄給他的信，其次，去探聽國姓爺的虛實。國姓爺也相當老練地回信如下：

閣下遠道而來，在此表示歡迎貴國之意。閣下之信已收到，反覆拜讀之後，深覺閣下輕信不實流言。

多年以前，荷蘭人到台灣附近定居，當時的統治者(ruling prince; regeeringe)先父一官，對貴國打開通商中國之門。我統治(reign; mijne regeeringe)時繼續增加貿易，由兩岸戎克往來絡繹不絕明顯可知。然而閣下輕信惡意人士的中傷，懷疑我對貴國的善意。

多年來我為恢復大明土地而與韃靼戰爭，兵馬倥傯，何來閒暇兼顧此不毛之地。何況，我習慣於聲東擊西以迷惑敵人，任何事情不露痕跡，他人如何知我的行事。然而閣下輕信謠言，妄稱本帥禁絕通商。貿易稀少，

實由貴方課徵重稅，商人無利可圖，貿易自然稀少。

本年韃靼大舉南下，來勢洶洶，企圖一決勝負。本帥在5月10日對之加以痛擊，敵方軍官死亡百餘人，士兵死亡、被捕擄不計其數。殘兵逃竄，不敢再現形跡。

不久，我率軍離開廈門，前往金門。將殘破的廈門留給韃靼，作為誘敵的圈套，以便一舉消滅韃靼。因此，利用商船運送婦孺、貨物。此外，為顧及商船安全，將商船停留於此。

閣下又言及在澎湖的船隻為我方人士掠奪，若有此事，絕非我的意思。或者只是遊蕩於澎湖的海盜假借我的名義所為。

對於我未適時回復巴達維亞城總督的信，四年前，我接到現任巴達亞雅城總督的信以及禮物，我已回信，並覆贈禮物。同時我提到貴方掠奪我的船隻以及貨物。

總督稍後回復一封信到南京給我，提及巴達維亞城相當重視對我的友誼，掠奪我方船隻以及貨物想非事實，想要封住我的嘴。我想他們並無誠意歸還我的船隻以及貨物。我最好的作法就是稍稍忍耐，以免傷到友誼，因此，不再回信。

隨信附抄送四年前長官的信，希望閣下能無私地判斷，減少所有的疑慮與不和諧，重新建立我們的友誼。

一俟韃靼之亂平，我將立刻重起貿易，派戎克船前往，善祈貴方善待貿易商人，以期貿易能夠興隆。⁸

此信中他並沒有提到台灣與鄭芝龍或是國姓爺的領土關係，同時他對荷蘭人聽不實在的謠言感到傷心，他強調，他主要目的是力求貿易，不要對他的

8 WM. Campbell, F.R.G.S., ed.,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SMC reprinted, 1987, pp.405-406; C.E.S., *'t Verwaerloosde Formosam, of waerachtig verhael*, G.C. Molewijk ed. Zutphen, 1991, pp.89-91.

真誠存有疑心，這些謠言都是別有用心的人散播出來的。他延遲回復巴達維亞城長官的信是因為他的兩艘船遭劫沒有得到適當的賠償，所以不再寫信。不過他在信中也特別強調，他的習慣作法是「聲東擊西，迷惑對方。」因此，揆一以及議員對其答覆並不滿意，決定延遲對澳門遠征，將軍隊使用於福爾摩沙，並將在澎湖的部隊調回大員防守。⁹巴達維亞當局對此感到不滿，范德郎對於他攻擊葡萄牙的機會被剝奪也感到相當憤怒，1661年2月，非常不高興地留下三艘船，帶著船隊前往巴達維亞城，並公開地要對揆一報復。¹⁰

二、五月之戰

當范德郎的船隊前往巴達維亞城及解散伴隨他而來的支援兵力，國姓爺攻打台灣的最後阻力移去，他決定不再做任何延期。當北季節風結束，他開始他的冒險出航。在1661年4月30日天剛破曉，當晨霧開始散去，在熱蘭遮城堡崗哨的士兵看見，有幾百艘大戎克組成的大船隊，張滿帆航向鹿耳門(Lackjemoeey)，此即是謠言已久的國姓爺大兵。¹¹在他們出現的兩個小時內，艦隊的前導船航行過大員北邊的鹿耳門彎曲的水道，然後將部隊分佈在福爾摩沙島與大員之間的海灣（台江內海）。

台灣長官看到國姓爺軍隊逼近，立刻召集軍隊戒備，並準備在國姓爺的船隊經過南方水道時，由城堡發砲加以摧毀。但是國姓爺的船隊並沒有經過南

9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530；C.R.Boxer, p.25.

10 巴達維亞城的反應可以見H. Clanck帶到台灣的信件，C.E.S.著，〈被遺誤的台灣〉，頁70-71；WM. Campbell, Ibid, pp. 435-437.

11 J.L. Blusse, N.C. Everts, W.E. Milde en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V(簡稱DRZ. IV): 1655-1662, Den Haag, 2000, p.348；關於國姓爺部隊登陸日期，參看石萬壽，〈國姓爺登陸台灣日期新探〉，《台灣文獻》54卷3期。

方水道，反而乘著漲潮，經由離城堡較遠的北方水道，由鹿耳門的彎曲水道進入台江，避開熱蘭遮城砲台的射程。10時，沿著鹿耳門的彎曲水道進入台江，一隻接一隻朝向油村（Smeerdorp），國姓爺的軍隊許多在那裡登陸。¹²部分的軍隊沿著赤崁海岸北進到直家弄（Tikarangk）以及新港河。一隊由鹿耳門登陸，由宣毅前鎮陳澤率領前往北線尾。另一隊前往北方航路停泊，擠滿大大小小的船隻，荷蘭人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國姓爺軍隊登陸。水師佔有台江內海，主要軍隊順利地登陸禾寮港，再進攻普羅民遮城。在油村登陸的有數百或是更多敵人的馬匹，每隻馬上面有一位武裝勇士，帶有劍、弓、手斧、關刀（荷蘭人稱為肥皂刀seepmessen）。鹿耳門附近有許多鐵甲兵。在北線尾海堡處，許多中國的鐵甲士兵在那裡紮營。¹³

當4月30日，國姓爺的船隊出現於北方水道朝向鹿耳門時。普羅民遮城的城主Valantijn剛好在熱蘭遮城堡，得到消息立刻由城堡趕往普羅民遮城命令船隻備戰，所有中國人留在家中，並管制所有舢舨；在北路的政務員以及傳教士率該地的荷蘭人立刻前往蕭壟；所有的婦女以及小孩都要搭舢舨前往大員，命令傳教士以及婦女孩子儘速前往蕭壟或城堡。許多中國人試著由醫院附近通過，到鳳梨園往南方逃離，被荷蘭士兵阻止，並命他們留在家裡。¹⁴

熱蘭遮城堡也派上尉Aeldorp率200士兵，乘著三艘舢舨渡到對岸前往支援普羅民遮城，攻擊在油村以及普羅民遮城附近的敵人。普羅民遮城也發砲攻擊來犯敵人，並派兵突圍，企圖火燒中國人的房屋，因為國姓爺的士兵眾多，只好退回城堡。至於上尉所率領的200人與敵人交戰，60人殺進普羅民遮城，其餘在下午五時逃回熱蘭遮城。

12 DRZ. IV. p.350, 519. 1661年4月30日條以及1661年9月7日條的紀錄。

13 DRZ. IV. 1661年4月30日條。

14 DRZ. IV. p.348, 1661年4月29日條；江樹生譯注，〈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國姓爺〉（簡稱〈梅氏日記〉），《漢聲雜誌》132期，2002年，頁20。

5月1日國姓爺派人送信給熱蘭遮城長官以及普羅民遮城城主Valantijn，提到，澎湖離漳州諸島不遠，因此屬於漳州諸島，同樣地台灣離澎湖不遠，因此，也應該屬於中國管轄。以前荷蘭人前來貿易，毫無立足之地，他的父親一官基於友誼，將台灣租給荷蘭人貿易。現在他率大軍前來，荷蘭人應該歸還土地，交出城堡。他說：「如今我率大軍前來，不僅是建設此地，而且建設城鎮並孕育大批民眾。閣下應當知道繼續強佔別人的土地（以前是屬於我祖先所擁有，現在則是屬於我的）是不適當的，閣下與你的議會應該有睿智來瞭解，因此，如果閣下迅速臣服，將城鎮轉交給我，我不僅會給你高的地位，饒恕你以及婦女孩子的生命，而且允許你如同一般保有你的財貨，如果你願意，也可以在我的統治之下居住此地方。」¹⁵

長官與議員馬上召集議會，並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後，荷蘭人回國姓爺一封信表示，台灣島並非中國領土，而是屬於東印度公司。公司的職員曾經與中國的高級官員訂條約，放棄澎湖而佔有台灣，因此，國姓爺不應對台灣宣稱任何權利。荷蘭人表示要給國姓爺一筆金錢，要他放棄福爾摩沙（或者至少不再進攻），否則他們要抵抗到底。¹⁶

為阻止敵人前進，荷蘭人決定水陸兩路攻擊國姓部隊，也派兵支援普羅民遮城堡。但後來也考慮若派兵支援普羅民遮城，則熱蘭城堡將陷於空虛。因此，決定派上尉Thomas Pedel率240人由北線尾（Baxemboy）驅逐敵人，而剩下的可以使用的船隻 Hector、s'-Gravenlande、Vink、Maria號則攻擊佔有海灣的戎克來掩護他們。

在掩護他們登陸鹿耳門之後，最大以及吃水最重的船Hector前往鹿耳門水

15 此信寫於永曆15年3月29日（1661年4月27日）DRZ. IV. pp.352-353；英文翻譯見曹永和、胡月涵，〈荷據時期的歷史文獻〉，收於張炎憲主編，《歷史文化與台灣》，上冊，頁23。

16 台灣議會的議事錄，1661年5月1日，收於〈被遺誤的台灣〉，頁105。

道，逼向中國看守水道出口的部隊。國姓爺的部隊勇敢地接受挑戰，60艘最迅捷的船，每艘配有兩門砲，前來攻擊荷蘭船，開始進行激烈的戰爭。¹⁷ 最初由於荷蘭船隻的大砲威力，他們擊沈數艘國姓爺軍隊中最大的戎克。但是國姓爺的軍隊重新布陣，以絕對的勇氣，一次5、6艘圍攻，在一陣巨響與濃煙中，城堡的觀看者聽到可怕的響聲以及濃煙，煙散之後，Heter號以及在周圍的戎克船也跟著煙消霧散。可能意外或是其他因素，Heter號的火藥庫爆炸，Heter號以及其他戎克全部消失。¹⁸

其他的戎克受此鼓舞，如螞蟻般地圍攻其他三艘船s'-Gravenlande、Vink、Maria，兩艘船成功的拖住s'-Gravenlande、Vink號的船尾，每一艘船隻後又跟隨著5、6艘船。戎克船的隊長手執長劍，指揮他們的士兵前進，如此前仆後繼，雖然遇到堅強的抵抗，國姓爺的軍隊成功地登上s'-Gravenlande的甲板。他們準備砍斷纜繩，但荷蘭軍隊成功地迫使他們退後到另一側，荷蘭軍隊利用側廂的砲火、手榴彈等對國姓爺的部隊作強烈地攻擊，造成國姓爺軍隊強大的損失，最後使戎克船無法繼續追擊。另一個方式是用火船來摧毀荷蘭船，火船拖住s'-Gravenlande的船首斜桅，企圖燒掉s'-Gravenlande號，但火很快地被荷蘭軍隊撲滅。國姓爺的軍隊雖然有再多的犧牲也不惜的決心，但最後終於無法消滅s'-Gravenlande號和Vink號，這兩艘船到外海，而停止戰鬥。另外Maria號僅是一艘無武裝的偵測船，並沒有參與戰爭，但利用戰爭期間逃到外海。¹⁹

在陸上的戰爭方面，Thomas Pedel與他的240名特遣隊勇敢地攻擊一處約有4,000中國兵，剛由北線尾登陸的武力。他在郭懷一事件時，曾以少數人大

17 鄭軍將領應該是宣毅前鎮侍衛鎮陳廣，見《從征實錄》，頁186記載「令宣毅前鎮都虎衛將坐銃船札鹿耳門，牽制水師甲板，並防鹿耳門。」

18 DRZ. IV, pp.354-355；〈被遺誤的台灣〉，頁60。

19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537；C.R.Boxer, p.27.

破郭懷一數千民軍，因此，認為國姓爺的軍隊也是不堪一擊。²⁰ 他相當自信國姓爺的軍隊看到他登陸將會潰散，此過分自信的荒謬使其部隊很快地得到應得的結果。他們很快地被宣毅前鎮陳澤所率的4000鐵甲兵包圍，Thomas Pedel本人和另外118人為士兵被殺，生還者散亂地逃到他們的船上，丟下武器死命地逃回到城堡。

國姓爺的軍隊長驅直入，圍攻普羅民遮城，大隊也於禾寮港登陸，完全攻佔普羅民遮城街及近郊，但普羅民遮城守將乃閉城堅守。

熱蘭遮城堡於傍晚召開大員議會討論如何與國姓爺交涉，並認知保護普羅民遮城已經不可能。最後決定派Thomas van Iperen、Leonardis和三位助手為代表前往協商，並派Willem pedel為翻譯。同夜9時，派助理Adriaen Pijck為代表送信給國姓爺，請予休戰數日來討論一切事宜。然而普羅民遮城也在凌晨2時許，派人焚燒貯藏公司穀物甚豐富的馬廄，使得夜晚炮聲四響，烈焰騰空。熱蘭遮城方面以為國姓爺不肯休兵，乃決定再派秘書Joan van Valkensteny為代表與翻譯胡興，去探知國姓爺的虛實。²¹

5月2日，國姓爺利用各種管道送信到熱蘭遮城，要求荷蘭人投降，希望能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並釋放昨天在北線尾被捕的數名士兵中的三名，他們說接受何斌的招待，並帶來一封國姓爺的信，信中強調他的兵力盛大，連韃靼都可以打敗，何況荷蘭人少數軍隊，要求荷蘭人交出城堡。²² 稍後，昨夜派出去的代表Adriaen 由赤崁回來，他也說受到國姓爺與何斌熱烈地招待，而且國姓爺對他強調在北線尾的勝利與夾板船Hector號的不幸，並強調：「誰說荷蘭人的船是鐵做的，我們的船是紙做的，昨日一戰，你應該清楚。」²³ Adriaen Pijck

20 C.E.S.著，〈被遺誤的台灣〉，頁61。

21 程大學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三冊，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0年，頁282。

22 該信件見DRZ. IV, pp.357-358.

23 DRZ. IV, p.359.

也帶來普羅民遮城的消息，說該城缺水、缺糧，火藥也不足，絕對無法再經國姓爺一擊。也解釋昨夜公司馬廐被火焚燒，是公司的人所為，並非國姓爺軍隊。

下午二時Joan van Valkensteny、翻譯胡興以及中國官員由赤崁來，帶來國姓爺的信，說他是帶著友誼來的，要求城堡投降。他的軍隊對人民秋毫無犯，反而荷蘭人在赤崁不斷焚燒。他再度強調連韃靼都能勝利，何況荷蘭人兵力稀少，根本不堪一擊，要荷蘭人獻城投降。

5月3日荷蘭人的談判使者Thomas van Iperen 和Leendertsz連同其他七位荷蘭人陪同，由熱蘭遮城持白旗乘舢舨對渡到赤崁前往國姓爺的陣營。先繞一大段路之後，到國姓爺的陣營。中國軍隊約有12,000人駐紮在離普羅民遮城以及赤崁不遠的一個沙丘，其他部隊派往到島嶼的各地去顯示國姓爺的統治。使者發覺雖然中國軍隊已準備好兵器，他們並沒有對普羅民遮城進攻。當他們在等待晉見時，國姓爺為了展示他的武力，故意叫軍隊武裝列隊經過荷蘭人所休息的帳棚，甚至有些已經走過的再重新走一趟。但是過了不久，他們發覺到這些軍人的面孔有一點熟悉，他們暗示隨從注意這些人，發覺有些兵士以前已經經過的。最後由何斌引導前往晉見國姓爺。國姓爺要求的重點，再度強調台灣是屬於他的領地，他來要求公司歸還領地並獻出城堡，不然他可以立刻派人攻下普羅民遮城。公司的代表們強調台灣非屬於中國，在1630年已經成為公司的土地，並經由國姓爺的父親認可，國姓爺對台灣不能有什麼權利而拒絕之；同時強調公司一定不會投降，而是戰爭到底。但是國姓爺對荷蘭人所提一概不理，強調等他攻擊，他將不放過任何男女老幼。²⁴ 國

24 〈被遺誤的台灣〉，頁64-65，台灣議會的決議錄見同書頁106；也見〈梅氏日記〉，頁45-46。有關鄭芝龍與台灣土地問題，進一步可參考周婉窈，〈明清文獻中「台灣非明版圖」的例證〉，《鄭欽仁教授榮退論文集》

姓爺再由他們帶信回熱蘭遮城，除了再度強調他的兵力之外，並保證投降人士的生命財產安全，也會給投降人士高官。

5月4日，熱蘭遮城掛起大紅色的戰旗表示不投降，國姓爺要求普羅民遮城掛白旗。午後不久，普羅民遮城降下王子旗，掛上白旗。下午五時左右，掛上國姓爺旗。²⁵ 城堡內28門大砲也被國姓爺接收，後來用來攻打熱蘭遮城堡。²⁶ 5月6日，熱蘭遮城下令所有大員市區的人均到城堡來，並決定放火燒市區，以避免糧食為國姓爺軍隊佔有。²⁷ 5月7日派Aeldorp去燒毀市區，但與國姓爺的軍隊戰爭，許多未燒毀的金銀以及生活品都被鄭軍佔有。

此後雙方不斷信件來往，倒也沒有大的戰事發生，一直到5月24日。當天下午五點半，國姓爺派捕獲的牧師范堡(Haembroek)²⁸ 由Ossewayer 及一位Sangae中國官員、翻譯Joncke、胡興(Ouhincko)，前三者騎馬，其他用走的，由七鯤身鳳梨園(Pine-apples)到城堡(redout)來，帶國姓爺之信而來。進入城堡，將此信呈給長官，長官召集所有議會議員來到，他公開閱讀此信，其內容如下：

本藩(Pompoan)給台灣長官揆一之信

大明招討大將軍(Teybingh Sjautoo Teysiangkon)國姓爺給在大員長官揆一之信：

汝等荷蘭人僅數百之眾，如何能抗拒我等大軍？汝似乎喪失知識而無法理解此。

本藩體念上天好生之德，不願起殺戒，因此派人送此信與閣下。

25 DRZ. IV, p.365.

26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545。

27 DRZ. IV. p.370.；〈被遺誤的台灣〉，頁67。

28 DRZ. IV. p.397；范堡被認為此時期的悲劇英雄，見Albrecht Herport著，周學普翻譯，〈台灣旅行記〉，收於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主編，《台灣經濟史第三集》，頁120-121。

汝等必須深思，如何維持汝等妻子之性命與汝等之財產。我派我的屬下 Sangae 及牧師范堡、翻譯胡興（Ouhincko）、Joncko(Tjoncko)向長官閣下致意，同時攜帶如下的和平條件：

如果你們在我的大砲攻城牆之前投降，我將視你如副長官（Valantijn）一般，將不取你們之性命，另外會答應你們的要求。我所說句句真實，絕非戲言。甚至在我開始攻城牆後，汝等舉白旗投降，長官及大小官員出城，向我要求投降，我將立刻下命令停止攻擊，如此，汝等將深信我所言不虛，當汝等將士率妻、子向我等投誠之時，我鑑於汝等將士如此熱愛和平，我將命所有的大砲載於船上。在我發布此命令時，爾等長官及將士，必須深信吾等深愛和平，任何事要信任我。

附帶言之，當和平締結之後，汝等軍士必須迅速離開城堡，吾等之將士將入城管理此地及房屋。我會命令，汝等之財物將不會受到絲毫損壞。我亦將命令一些男、女奴隸留於家中看管財物；若有人在赤崁或大員有房子，且想要在那裡居住，將允許他帶著其錢財離開城堡。

尚有一言，中國人的習慣，對請求之物將必給予。但城堡及城塞對我們相當重要，決不能給你們。但可以容忍的是，除了已經允許的兩天時間，讓赤崁居民帶他們貴重的東西離開。但如果爾等太晚下決定，我將不會答應此。反之，赤崁之人在我的砲火攻擊前投降。因此，在此等待後，我的大砲將攻擊，而不再給你們任何猶豫的時間，你們必須儘速離去。

最後，我知道此是你們荷蘭人的任務，在經過長途交涉後，於此地進行貿易，試圖保有此城塞。我也不認為此事有何不妥，我甚至因此感到高興，因此，你們不需要害怕做此事。

如果我說一句話，承諾一件事，全世界的人都會相信我——他們確信我將會保守承諾。如同以前一樣，我不會試著欺騙任何人。任何在城塞的荷蘭人，不管人數多少，均可保有此信，其內容從頭到尾充滿真實與確定的。

事情已到如此危機，我們可輕易掌握你們的生命。因此，你們必須儘速下決定，因為太長的考慮可以說是等於求死。

以前揆一先生說他不了解中文，我曾寫許多信給他，而他都宣稱不了解。現在，我送此信經過胡興和Tjoricko的翻譯。他們閱讀此，並翻譯給以前的副長官貓難實叮（Valentijn），貓難實叮將之潤飾為適當的荷蘭文，希望汝等慎重考慮之，寫於第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可能是永曆十五年)(在其邊緣寫上：用我所有能力翻譯，1661年5月24日，貓難實叮)

議會堅決地拒絕國姓爺的要脅，表示要抵抗到最後一滴血，並由使者范堡帶信回復。送如下之信：

揆一、福爾摩沙城堡及人民的長官及指揮，給駐紮於羊廐（Bokenburg）的國姓爺及其部隊：

昨晚由閣下之屬下Sangae及牧師范堡手中接到閣下之信。他們由Ossewayer陪伴到這裡來。我們完全了解其內容，但只能如同上月十日回答你們的信一樣，基於全能、真神的名譽——我們完全依賴祂的幫助與支持——及為了我們的國家及東印度公司的諸位董事，我們必須持續保衛此城堡，縱使獻出我們的生命。

本來我們昨晚就想寄出此信。但當傍晚Sangae來到之時，您在熱蘭遮城的部隊正在我們的前面忙於軍事工事，而官員拒絕阻止他們如此做，Sangae說他沒有被授受特權。因此，我們也必須忙於工事，而無法向閣下表達我們的好意。你的士兵將會告訴你，若我們受到攻擊，我們將會如何反擊。

1661年5月25日大員 揆一²⁹

受到拒絕後國姓爺決定攻擊，在城堡與市鎮之間的空地設28門砲，而且設

29 兩封信件收於DRZ. IV. pp.398-399.

置許多沙包作的籃堡，作為移動的防禦工事。5月25日凌晨3時，國姓的軍隊兵分兩路進攻，一部分由廣場重炮猛擊，企圖將城牆轟出缺口，再帶士兵衝入，國姓站在陣前鼓舞士兵。另一部分由羊廐區沿著沙丘從南方迫近。

但國姓的部隊對這種接收自荷蘭人的砲似乎運用的不是很好，而且急於建功，攻破城牆。因此，工事設施集中，部隊列隊進攻，而且沒有找好掩護。荷蘭人躲在城牆後以30門大砲猛攻國姓爺的工事以及軍隊。國姓爺的軍隊遭受砲彈猛烈的攻擊，但仍然前仆後繼，最後因為損失慘重，不得不找掩體避開砲火，或是退到大員市鎮。而他們所建立的工事也被摧毀，不得不放棄大砲逃離。

另一部分約6、7千人由羊廐區沿著沙丘從南方迫近，但到了城堡大炮的射擊範圍，受到砲火猛烈攻擊，不得不退到旁邊找掩體掩護。荷蘭士兵決定乘國姓爺的軍隊退入大員市鎮的時候，派一批冒險隊來破壞與掠奪國姓的大砲。破壞一些大砲之後，為了保存戰力，支持到援軍來到，因此，發信號召他們回城堡。這些士兵也拖掠奪十餘門大砲回城堡。³⁰

此外，荷蘭人也不斷用船隻由海上補充貨物。逃往雞籠的Gravenhaven號在那裡遇見兩艘貨船Immenhooren和Vink，三艘船一起於5月18日到達大員。5月29日，長官揆一命令Immenhooren、Gravenhaven、Vink三艘夾板船運送補給，其中Immenhooren號運送2,000磅火藥準備支援城堡，不幸在海道南部擱淺，為了不使這些火藥落入敵人手中，被迫將該船引燃。³¹之後，荷蘭人也減少海上活動。

國姓爺在這次失敗之後，火力損失甚多，³²也不明白熱蘭遮城的虛實，認

30 戰爭過程可以參考DRZ. IV. pp.404-407；〈被遺誤的台灣〉，頁67-70。

31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542。DRZ. IV. p.413.

32 〈梅氏日記〉的估計，死亡超過一千人，受傷多達七、八百。t' Verwaerloosde Formosa記載千人死亡，受傷者無數，P.122。〈被遺誤的台灣〉，頁68提到死了好幾千人，與原文不符。

為無法一下攻破。另外，北季節風期間，也沒有船隻可以航向巴達維亞城求救，因此決定長期圍城，以免耗損兵力。國姓爺派馬信圍城，不再攻殺。另外，為了補充糧食，其他各鎮分派各地屯墾。6月1日馬信封鎖市區以及城堡間的通路，斷絕熱蘭遮城堡與陸地的聯絡。國姓爺也積極建立行政制度，將赤崁改為東都，赤崁稱做承天府（Sengtembou），大員稱做萬年鎮（Banamtin），設一府二縣，並開始查報田園冊籍，徵納稅銀。³³

九月之戰

國姓爺因為軍中缺糧食，另外，北季節風期間，荷蘭人無法前往巴達維亞報信，等到在巴達維亞城的荷蘭人知道消息，至少要半年以後，因此，國姓爺決定採取長期封鎖政策，一邊封鎖熱蘭遮城，一邊派兵屯田，解決糧食問題。

然而，在五月圍攻的時候，偵察船瑪莉亞號脫困，因為逆風而繞道呂宋沿岸、渤泥，結合陸海風，花費50天的時間到達巴達維亞城，帶來此不幸的消息。³⁴ 因為范德郎帶回來的消息以及台灣前長官Verbugh的惡意指控，強調台灣長官揆一的膽小與不適職，要求解除揆一身為台灣長官的職務，與他的兩位主要助手一起到巴達維亞城接受審判。巴城決定不再派兵，並指派新長官Hermauns Clencke van Odesse去取代他，同時儘量的與國姓爺修好。³⁵

當瑪莉亞號到達之時，Clenke他已經起帆兩天了（6月12日）。巴達維亞城總督及議員接到這令人吃驚的消息，馬上派小船去追，但是遇到對頭風而追

33 江樹生，〈荷蘭時代的「安平街」--熱蘭遮市〉，《安平學術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市文化中心，1995，頁18。

34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507；〈被遺誤的台灣〉，頁72。

35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537。

不到。

巴達維亞城決定不更換台灣長官，並找一名艦隊司令帶兵前往。很快地集合10艘船及700人，但是找不到人當司令，最後找到曾經在荷蘭參加過戰爭的高雅格（Jacob Caeuw）為司令，1661年7月5日由巴達維亞城出發，並帶著信讓揆一繼續當台灣長官。³⁶

7月30日新長官Clencke風光地到達台灣，準備接任台灣長官。但驚訝地看到戰雲密布，他派人送信說明他是新的長官，但是藉口海上天氣不佳，船很快地開到外海，不久，開船前往日本。荷蘭人看到巴達維亞城來的救援隊提早到來，全部士氣大振，但船隊很快地離去，他們的士氣很快又頹廢下來。³⁷

Clencke的艦隊一離開台灣，卡烏的支援艦隊於8月12日到達，再度提振熱蘭遮城堡的士氣。次日，開始卸下一些補充的人力與彈藥，然而天氣開始變壞，惡劣的海象不僅使進一步的工作無法進行，8月17日，艦隊被迫到外海去度過難關，共延續了約二十多天。9月8日，天氣平靜時再回來。³⁸

當艦隊離去的時候，國姓爺對預料之外突然由巴達維亞城來到的艦隊感到很大的震撼，甚至畏懼。利用艦隊不在的時候，加緊整修帆船，並出動至海灣中央。出動軍隊到市鎮，不分晝夜鞏固。³⁹也在北線尾(Boxemboy)及其他地方築起新的工事，將攻擊線更加接近防禦者。國姓爺親自駐進承天府，並且提督馬信督軍40屯戒備。他的焦慮，因為捉住了一艘小船Urk號的人員而稍稍減緩，Urk號因為此次暴風而擱淺，國姓爺由這些人口中得知，增援的艦隊裝備並不強，而且艦隊司令也不優秀。⁴⁰雖然如此，國姓爺仍不斷地設法加強

36 同上註；高雅格，也有翻譯做卡烏。

37 〈被遺誤的台灣〉，頁73。

38 DRZ. IV. p.497,520，8月17日與9月8日條。

39 〈梅氏日記〉，頁56；《巴達維亞城日記》，頁309。主要因素是國姓爺的士兵派往南、北二路屯田，留在熱蘭遮城附近的士兵不多，詳下。

40 Urk號在8月17日撤退時擱淺，DRZ. IV, p.500，1661年8月23日條；〈被遺誤的台灣〉，頁103。

施，加緊要原住民以及農民砍竹子和收集雜草，以便製造竹筏與戎克當作放火船，並且發出鉅額的金銀來獎勵。⁴¹

暴風經過後，9月13日，荷蘭艦隊回來停靠，將人員、裝備運上陸地，在9月15日的大員議會，決定用此新來的支援，海陸夾攻國姓爺的部隊，企圖再度攻回普羅名遮城以及一舉消滅國姓爺的海軍。其採用的戰略是由海陸兩路攻擊，海路Koukerken號泊於稅務所以及北街之間，攻擊兩條側街；Anckeveen號向東南到新街（de nauwstraet）的街角，兩艘船相互支援，重炮攻擊市鎮，其他的船隻則對付國姓爺的放火船以及其他戎克；陸路則派特遣隊由西方攻擊市鎮和羊廐，並由城堡發砲支援。大員議會也決定發給獎金來鼓勵，摧毀大戎克一艘給100里爾，中型戎克給50里爾，小型咕仔船25里爾。⁴²

9月16日，10時，荷蘭五艘主要艦隊由Jacobesn Buys指揮及700名水手出發攻擊市鎮，其餘小船則準備對付中國戎克。城堡以及烏特樂支堡也不斷地砲擊國姓陣地。揆一兵分兩路，陸路攻鯤身，水路攻赤崁。國姓爺命左衝鎮黃安率眾禦敵，親自率陳澤等左右戎旗配合船隊合擊。國姓爺部隊利用木笏載火順流衝擊荷蘭船，大員市鎮也佈下重砲猛烈攻擊，另外不斷地以弓箭、子彈、甚至石頭打擊。

下午三時，荷蘭艦隊指揮Buys被擊傷，船長浦默斯（Isbrant Bouwmeester）被子彈打到右肩。荷蘭船受到攻擊欲返航，而Koukerken號可能因為砲管過久使用而爆炸沈沒，船上多人跳水逃生，國姓爺的軍隊乘舢舨而來，捉住這些人，投入猛火中。Kurtenhofen船受風吹在北線尾附近擱淺

41 DRZ. IV. p.526，9月14日條記載每艘竹筏50兩黃金，每艘戎克50兩白銀，在事成之後分發獎勵。也參考〈梅氏日記〉，頁57。

42 DRZ. IV. p.531，9月15日條。*t Verwaerloosde Formosa*, p.233。〈被遺誤的台灣〉的翻譯文與荷蘭原文有異，因此本處引用原文。

，被鄭軍擄獲。另外兩艘單桅帆船及一艘小船為國姓軍隊擄獲。荷蘭人用手榴彈攻擊敵人，但被敵人以船帆接住，再丟回反擊。⁴³此役雙方死傷慘重，國姓爺方面的傷亡，有的說是死了150人，受傷甚多。但是《熱蘭遮城日誌》記載，由城堡以及船隻砲轟，國姓爺的士兵約死了600人，光是Koukercken號船隻爆炸，就死了140或150人。⁴⁴荷蘭損失兩艘夾板船，三艘戎克，死傷人數百餘人。⁴⁵國姓的宣毅前鎮副將林進紳亦在此役陣亡。⁴⁶

此次失敗以後，荷蘭人再也未企圖做任何攻擊，因為他們的人員，因食物的不潔以及長期不斷地守衛而疲勞，使人數因為疾病而大量的減少，而放棄突圍，只能坐困城堡，等待援軍。⁴⁷

艱苦的時代

1659年，鄭北伐失敗，其領地為清軍反攻而變小，但是仍領有金門、廈門。後來國姓爺要到台灣之時，因為台灣還是一個化外之島，充滿瘴癘，眾將領心存猶疑，屬於南方水師的將領大都表示反對。

1660年，國姓爺便召集眾將軍提出欲奪取台灣的意見。曾經到過台灣，對台灣比較瞭解的宣毅後鎮吳豪起來反對，認為進入台灣的港灣曲折，而且經過荷蘭人所設的砲台，相當困難。不久，由台灣逃來的長老何斌晉見國姓爺

43 DRZ. IV. pp.532-534.

44 DRZ. IV. p.537；〈被遺誤的台灣〉，頁75；《巴達維亞城日記》則記載，鄭軍失兵六百餘人之外，流失船隻數艘，並指長官書函記載不逾百人，頁314。

45 DRZ. IV. p.535提到荷蘭被捉或是死亡的有水手80人，士兵48人；〈被遺誤的台灣〉則記載，失了一個船長、一個中尉、一個軍曹及兵士128人，頁75。

46 楊英，《從征實錄》，台灣文獻叢刊第32種，頁191，提到「宣毅前鎮副將林進紳戰死」，江樹生認為可能就在此次戰役中死亡，見〈梅氏日記〉，頁61。

47 《巴達維亞城日記》記載，此次戰鬥以後，長官以及評議會決定對敵人不再攻擊，以防戰為主。頁314；另外楊英，《從征實錄》記載「自是甲板遠不敢犯」，頁191。

，並說明台灣沃野千里，糧食豐富，移諸鎮兵士眷口其間，十年生聚、十年教養，而國可富、兵可強，進取退守真足與中國抗衡也。他並獻上台灣水道的地圖，如何避過荷蘭人的砲台，攻打大員。⁴⁸

1661年，國姓再度召集將領，並取出何斌所進獻的地圖說：「我欲平克台灣，以為根本之地，安頓將領家眷，然後東征西討，無內顧之憂，並可生聚教訓也。」南方將領宣毅後鎮吳豪再度提到，台灣不但水土難服，而且紅毛築赤崁、鯤身兩城，臨水設砲台，難以攻取。議論紛紛，後來陳永華、楊朝棟出來斡旋，陳永華並建議：「大興師舟前去，審勢度時，此乃行前將略也。試行之以盡人力，悉在藩主裁之。」中軍戎政楊朝棟更直倡可行。國姓爺有了響應意見之後，立即命世子鄭經監守金門、廈門各島，並準備補給工作，國姓爺親自帶兵攻打台灣。⁴⁹

當國姓攻台灣的時候，何斌提到田園萬頃，沃野千里，餉稅數十萬。荷蘭人不滿千人，台灣垂手可得。鄭軍渡台時，所帶糧食不多，到澎湖時先行征糧，僅得百餘石，不足大軍一餐之用⁵⁰。國姓爺大為緊張，沒有停留，加速攻打台灣。1661年4月30日，國姓爺所率25,000人登陸台灣，受到台灣的中國人的歡迎，並包圍普羅民遮城，進而攻佔大員市鎮。荷蘭人決定放棄普羅民遮城以及大員市鎮，在放棄之時，企圖焚燒糧食財物，以避免為國姓爺軍隊所奪取。國姓爺部隊快速滅火，並佔有大員市鎮，獲得大量糧食，支援部隊半個月。5月20日，戎政楊朝棟以及戶都事楊英、通事何斌到各鄉社搜查糧食，共得粟六千石、糖三千石。⁵¹而荷蘭人死守熱蘭遮城，頑強抵抗。國姓爺馬上面臨到第一個難題就是糧食問題。國姓爺將赤崁改為東都，設一府二縣之

48 江日昇，《台灣外記》，台灣文獻叢刊第60種，頁190。

49 江日昇，《台灣外記》，頁191-192；楊英，《從征實錄》，頁184-185。

50 楊英，《從征實錄》，頁186。

51 同上書，頁187、188。

後，馬上查報田園冊籍，征納稅銀。並將包圍熱蘭遮城的部隊分別派去屯田，農曆6月14日就已經派十鎮到北部種田，採寓兵於農的方法，解決國姓爺的糧食問題。⁵²

另外，國姓爺等待由金門、廈門來的糧食支援，然而由金門、廈門來的支援並不順利。依據資料記載，從1661年5月到1662年2月之間，由廈門運來比較有規模的糧食支援有二次，⁵³ 1661年5月，《台灣外記》永曆15年5月條（1661年6月）記載，「世子經差兵部主事楊榮運糧餉、軍器暨諸食物到台」⁵⁴，1661年10月，有裝載大米的帆船十二艘，順利地進入鹿耳門。⁵⁵ 5月運來的米顯然不足，因為如上所述，6月間，國姓爺就面臨糧食問題，⁵⁶ 國姓爺必須派兵往南北二路屯田。〈梅氏日記〉記載，國姓爺的部隊缺米和糧食，種稻讓部隊無法繼續駐守大員。六月初，約有一萬一千到一萬兩千人，被派到北邊各村、社，約有五、六千人被派到南邊各村、社。國姓爺的大本營赤崁，全部兵力不超過三百人。⁵⁷ 這也是9月荷蘭援軍到達時國姓爺震驚的原因。

到7月，戶官的運糧船還沒有到，官兵缺糧，米價大漲。到8月，戶官的運糧船仍然沒到，官兵食木子充飢。⁵⁸ 盧若騰提到「東征將士飢欲死，西望糧船來不駛。」⁵⁹ 派人在鹿耳門守候糧船，並強行對來到台灣的所有官私船買糶糧

52 江樹生，〈荷蘭時代的「安平街」—熱蘭遮市〉，《安平學術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8。

53 《熱蘭遮城日誌》偶爾會提到，有消息說由中國來了一艘戎克載米來，如1661年9月12日條、1661年10月11日條，並非多數船運米來。

54 江日昇，《台灣外記》，頁197。

55 《熱蘭遮城日誌》1661年10月17、18日條記載，都提到荷蘭人觀察到最近有中國戎克載米來；《巴達維亞城日記》記載，「十月十四日，裝載米食之帆船二十四艘，竟絲毫未受妨害而經由鹿耳門水道入港。」這應該是同一件事。

56 國姓爺缺糧食的問題，也可參看DRT, IV, p. 433，1661年6月17日條，已經提到國姓爺部隊糧食配給有問題。

57 〈梅氏日記〉，頁49-50。

58 楊英，《從征實錄》，頁191。

59 盧若騰，《島噫詩》，台灣文獻叢刊第245種，頁25。

食，以接濟士兵。9月，派到南部去的國姓爺軍隊再度回到普羅民遮城，但是人數只剩下三分之一，大部分因為傳染病或是飢餓，都很衰弱；又因為得不到稻米，飢荒越來越嚴重，以致於士兵死亡的越來越多，逃亡的也越來越多，若被捉回來就立刻被斬首，荷蘭的土地測量師梅氏說他看過二十四個人因這個理由同時被斬首。⁶⁰《熱蘭遮城日誌》中也不斷記載有許多士兵因為缺米而逃走，荷蘭人透過這些逃亡的士兵所彙整的消息則是國姓爺的部隊許多人生病，每日有不少人死亡。⁶¹〈一般政務報告〉提到：「敵人在包圍數月用盡給養之後，或許會因飢餓散去。」⁶²也曾利用中國逃兵去向國姓爺的軍隊喊話，表示荷蘭人有許多糧食以及衣物，要其他士兵也跟著逃亡。⁶³

國姓爺也積極地向台灣各鄉社打主意，向台南附近四社購買禾粟。⁶⁴雖然國姓爺告誡部下不能擾民，但是仍有許多人趁機搜刮，引起台灣人不滿，讓國姓爺必須到各處慰勞諸土民，賜予酒食以收買民心。台南附近諸社臣服國姓爺的勢力而歸順，但是遠在虎尾壠、二林以及其他北方部落並不賣帳，依據荷蘭人的記載，他們打死了不少國姓爺的人。⁶⁵《熱蘭遮城日誌》也記載「在諸羅山的一千人中約有八百人被原住民殺死；派往二林Tackais也被原住民包圍屠殺。」⁶⁶

更北的地方，大肚土番在農曆7月叛變，左先鋒楊祖戰敗，不久死亡，⁶⁷援

60 〈梅氏日記〉，頁62。

61 DRZ. IV.九月份士兵逃離，見9月3日、9月12日、9月14日、9月16日、9月23日、9月26日、9月30日，他們逃離的主要原因都是缺少米糧。

62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547。

63 DRZ. IV. p.545.

64 DRZ. IV.，1661年7月17日條，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547。

65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546。

66 DRZ. IV. p.524，9月12日條。

67 DRZ. IV. p.508，9月3日條記載，15天前，Njo帶三千人到北方5、6天路程地方，受到當地住民突擊，只剩三百人回來；9月23日條，有一個投降的國姓爺士兵提到「幾乎Sotslinhongh的所有士兵都被北路的住民打傷或打死，Sotslinhongh被標槍射傷，不久死亡。」另外9月26日條也記載「

剿後鎮諸將領也相繼敗回，國姓爺命令放棄大肚社。〈梅氏日記〉記載，他們幾個村社互相結合起來，趁夜間中國人休息的時候突擊，殺死一千四、五百人。在南邊也有七、八百人被瑯橋人殺死。⁶⁸

除此之外，國姓爺攻打台灣的時候，滿清從沒有終止對國姓爺的壓力，積極找方法想要打擊國姓爺。1661（順治18）年，清廷對沿海各省實施遷界，沿海五省人民移徙內地30里，拆毀民房木材，沿邊造作木城。文獻記載：「官廟民房焚燬一空，男婦老幼，提攜號哭，東南北路盡絕人煙。」⁶⁹斷絕台灣與中國之間的走私，徹底打擊對國姓爺的支援。

另外，也從心理打擊國姓爺。投降給清朝的將領黃梧建議，毀掉國姓爺的祖墳，10月，兵部尚書蘇納到閩海，毀鄭氏祖墳，而且將屍體挖出。11月，國姓爺的父親鄭芝龍以及家屬共計11人，於北京被清廷處決，國姓爺得到消息，痛苦難當，據文獻記載，他中夜悲號。⁷⁰

國姓爺攻打台灣可以說受到內外煎熬，而荷蘭人又死守不投降，許多士兵也人心渙散，不斷地有人逃亡。《熱蘭遮城日誌》從9月起就記載許多國姓爺官兵逃亡的紀錄。此時的士兵大多數是因為缺乏米糧，逃亡到敵營。到隔年1月，甚至有大批士兵逃亡。《熱蘭遮城日誌》記載，1662年1月2日，一艘國姓爺的戎克載著四十名士兵由鹿耳門投奔韃靼（滿清），荷蘭人並強調這種事已經發生許多次了。⁷¹

另外是水土不服的問題；缺少糧食，加上初至台灣，水土不服，人多生病

在北方約六天路程的地方，有兩營士兵約九百人，其中只有170人回來，其餘的被殺死，一位官員受傷後死亡。」阮旻錫提到「七月……張志、黃昭等激變大肚社土番，楊祖與戰，中槍而死」應該是同一件事。Sotslinhongh可以比對為左先鋒，Njo可以比對為楊。

68 〈梅氏日記〉，54頁。

69 《建寧府志》卷十四〈祥異〉，轉引自蘇同炳，〈清初東南沿海遷界事實考〉，《台灣文獻委員會成立四十週年紀念集》。

70 張英，《國姓爺紀事編年》，台灣研究叢刊第79種，1965年，頁140。

71 DRZ. IV. p.621.

。國姓爺決定要到台灣時，何斌建議，城中紅夷不上千人，攻之垂手可得。但是國姓爺的將領面有難色，建議「風水不可，水土多病。」國姓爺曾經要廈門支援兵力，廈門的反應是「況台灣新闢荒涼之地，去者都不服水土⁷²」，荷蘭人的信也提到「其渡來台，因風土病、飢餓及其他艱難，至其引率前來的兵年死者約達半數，因為要對付韃靼的關係，無法期待由中國來的援兵，但是若被韃靼所破，應該有一些人逃來。數艘滿載武裝兵的戎克，見於本地之窮困，竟逃回中國投靠韃靼。」⁷³國姓爺的兵力折損很多，《熱蘭遮城日誌》在9月3日的記載，提到最初與國姓爺來台的20,000士兵，只剩下至多4,000-5,000名健壯者。⁷⁴《被遺誤的福爾摩沙》記載荷蘭人也知道國姓經過長期圍攻，他的勢力在減弱，八個月的圍攻，約喪失了8,000名士兵。⁷⁵

國姓爺的日子難過，荷蘭人也過得很辛苦。他們被圍困在熱蘭遮城裡面，完全與陸地隔絕，缺少食物，僅保有來自海上運入的少數食物。大部分的食物都是派船前往小琉球找尋，甚至連飲水也必須從其他地方運來。⁷⁶因為食物的不潔以及長期不斷地守衛而疲勞，使人數因為疾病而大量的減少。而在被包圍期間，荷蘭人對國姓爺的軍隊毫無反擊之力。10月末，台灣議會也討論，是否要將城堡中的一些重要貨物運離台灣。但是最後因為怕引起恐慌而作罷。⁷⁷然而，一些將領也開始有離去之心，艦隊司令高雅格就提出由他親自前往巴達維亞求救兵的建議。

11月6日接到靖南王來信，提議合作對付國姓。荷蘭人的士氣為之一振。

72 江日昇，《台灣外記》，頁166。

73 《巴達維亞城日記》，頁321。

74 DRZ. IV, 1661年9月3日條。

75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445; 't Verwaerloosde Formosam, p.145.

76 荷蘭人到小琉球去找食物可以見DRZ. IV, 1661年11月12日, 11月14日, 12月27日條；又可參見《巴達維亞城日記》，頁315-316。Herport也提到荷蘭人載了許多生病的人以及健康的人到小琉球尋找新鮮的東西吃，〈台灣旅行記〉收於《台灣經濟史第三集》，頁124。

77 〈被遺誤的台灣〉，頁107。

⁷⁸ 11月26日台灣議會，決定派最強的戰船以及士兵，帶著足夠的糧食以及軍需品前往與靖南王會合，攻擊國姓在中國的勢力，同時也可以掠奪許多糧食和軍需品回來。

高雅格將軍自告奮勇，請命為該遠征軍的司令，12月3日他率領五艘最好的船及荷蘭人的希望由大員啟程，後來遇風先往澎湖休息，有三艘船被風吹離，航回台灣。不久，他將留在澎湖的船隊開往巴達維亞。回到台灣的三艘船再度前往澎湖，找不到高將軍的船隊，於是回到大員報告，高將軍可能回巴達維亞了。高將軍帶著城堡的精銳離去的消息對城堡的人造成很大的驚慌。長期守城之下又遇到這個問題，許多人的士氣消沈，逃去投降敵人。⁷⁹

〈梅氏日記〉記載，有一個叫小瓦特(Waetltjen)的人投靠國姓爺，並出賣他。⁸⁰ 逃亡的軍人有些是沙場老將，對戰爭的結果相當清楚。其中最主要的是來自德國南部司徒家(stuttgart)Hans Jiriaen Radij。12月16日他騙守衛準備熱水，說要去打野味，之後，從容地經過鳳梨園走向羊廄，然後到第二漁場投向國姓陣營，等守衛發覺不對勁，已經無法將他捉回。第三天他就被國姓爺任命為大官。⁸¹ 他在歐洲曾經歷過多場戰役，是一位有經驗的士官，對城堡的工事優劣知道的很清楚。他向國姓爺告知許多關於城堡內的消息，說城堡的人久被圍攻，已經筋疲力竭，而且生病的人不斷增加，只要不斷攻擊，必定會使城堡內的人絕望。⁸² 他還說明熱蘭遮城的四角附城以及烏特勒之堡的形勢。烏特勒之堡位於高地，如果佔領該堡，可以攻擊整個四角附城，而城內的人將無法反擊，因此，只要用有限的兵力，就可以取得四角附城，進而攻

78 靖南王的信，見DRZ. IV. pp.587-588.

79 DRZ. IV.12月3日；〈被遺誤的台灣〉，頁77、78。

80 〈梅氏日記〉，頁63

81 DRZ. IV.p.614，12月16日、12月19日。

82 他提到經過長期圍攻，荷蘭人已經筋疲力盡，城中已經找不到四百名強壯的兵，這些人也因為生病而日漸減少，健康者也都疲乏。〈被遺誤的台灣〉，頁78。

破城堡。⁸³〈梅氏日記〉裡也提到他曾受到國姓爺的招待；「那些投敵者極力勸國姓爺不要去攻打熱蘭遮城……要先攻打烏特勒之碉堡，那是最值得攻打的」，⁸⁴顯然投降的人員對國姓爺的攻城很有幫助。

一月之戰

心煩慮亂的國姓爺得到此消息，決心放手一搏。台灣長官在12月10日向巴達維亞城的報告說，敵人多達七次威脅我們獻出城堡，卻沒有勇氣攻打城堡，只有在城內以及城堡靠海城堡一邊的工事內按兵不動，沒有對城內的人發動攻擊，我們倒也過得平靜。但是從1661年12月下旬開始，國姓爺的部隊開始大量的整備工事。因此，這個人的消息可說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國姓爺先派人從中國沿海運來43門發射二十四磅、二十八磅或更重砲彈的大砲來，每門砲彈配有三百顆砲彈。他並下命令要農夫到森林中砍伐粗重的木板和木塊，在很短期間製成許多砲架。⁸⁵

1661年12月下旬，就著手作攻城的準備，命令各村落運大量竹子來，準備大量製造堡籃以增強防禦能力，並製造雲梯準備攻城。⁸⁶

1月開始，在各地布署工事，北線尾、大員市鎮、鳳梨園等處均布署大砲和籃堡。將北線尾的大砲搬到鳳梨園附近，另外大量地在烏特勒之堡後方第二漁場附近插旗、紮營，同時在羊廐、第二漁場軍營製造許多籃堡，砍竹子的聲音徹夜不斷。顯然，準備依照Hans Jurgen Radis的建議，先行攻打烏特勒之堡。

83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450.

84 〈梅氏日記〉，頁64、68。

85 〈梅氏日記〉，頁67。

86 DRZ. IV, 1662年1月2日條，頁620，一位由市鎮逃過來的中國人提到他們在加強籃堡的工事，並聽說國姓爺要展開攻擊，命令各部落用大量的竹子。

在大員市鎮與城堡之間的市場和墓園附近，也堆起許多堡籃，並架起18門大砲，荷蘭人就躲在堡籃後面。

《熱蘭遮城日誌》的記載，由1662年1月11日起，可以看國姓爺部隊布署工事的密集記錄。

1月11日，敵人在北線尾忙著搬運他們的大砲。

1月12日，敵人仍在北線尾搬運大砲。7時，大約有7、800名武裝中國士兵由羊廐往第二漁場前進，並在那裡紮營，很明顯地要從那邊攻打我們。他們也將大砲搬到該地。在北線尾的大砲除了四門最重的之外，全部搬離。

1月13日，在羊廐以及靠近我們這邊方向的地方，敵人忙著堆積堡籃。……下午敵人從羊廐運50捆竹子到市鎮。在北線尾也繼續行動，將大砲拖入船裡。

1月14日，整天我們的船忙著將椰子以及材火卸下。敵人則仍然在該地區搬運竹子，全天他們努力地砍竹子，一直到深夜。

對於國姓爺軍隊的布署，荷蘭人也有應變措施。1月15日，揆一命令停泊岸邊軍事指揮官Engelken派一、兩艘吃水不深的小船，載好的砲，儘可能靠近羊廐岸邊去攻擊籃堡，從海上派船砲轟敵人在第二漁場以及羊廐的軍隊，以及積極部署的堡籃。1月16日荷蘭人派小船去羊廐攻擊籃堡，但是因為海象不好，沒有成功的折返。

1月17日、18日，國姓爺部隊加強大員市鎮與城堡之間墳場和市場附近的工事，布署大量的籃堡，並在籃堡後面架起18門大砲。也部署一些竹筏在那裡準備。19日也加緊在第二漁場搬來很多籃堡企圖將整個羊廐築起防護欄，似乎司令部就設在那裡。1月21日，他們又摸黑，在烏特勒之堡西邊一個步槍射程，布署了幾百個籃堡，後面布署10門大砲。整個國姓爺軍隊的布署很明顯要三路進攻，而重點放在先攻下烏特勒之堡。守烏特勒之堡的荷蘭人害怕而逃走

。⁸⁷ 荷蘭人看著國姓爺布署工事，也忙作對應措施，在木柵附近設置鐵黎，並埋設尖銳的鐵釘，來加強防守陣容。⁸⁸ 24日，似乎國姓爺的陣地已經布署完畢，整天沒有看到他們在搬運大砲。

1662年1月25日早上，國姓陣地掛起戰旗開始總攻擊，28門大砲從熱蘭遮城的北邊（北線尾）、南方（鳳梨）、東方（大員市鎮）攻擊熱蘭遮城堡以及烏特勒之堡。〈梅氏日記〉記載「凌晨，國姓爺開始用他的大砲猛烈砲轟。那些大砲，有的架在那碉堡南邊鳳梨園的沙丘上的第二排籃堡……有的架在大員市鎮的墓園，有的架在市鎮裡的魚和木材市場。他們砲轟地那麼猛烈又持續，很快地就使碉堡白色的石灰脫落，露出整片的紅色，碉堡的頂蓋掉下來了，牆壁也被打出幾個大洞。⁸⁹」市場以及墳場附近的大砲猛轟熱蘭遮城，船務長（equipage）Cornelis Roosewinckle站在密德堡稜堡被子彈打死，菲力辛根稜堡以及甘伯菲雅稜堡也被砲彈打壞很多，四角城的磚造碉堡也被轟毀。

烏特勒之堡方面，敵人在碉堡下方籃堡後面的大砲則對烏特勒之堡猛烈攻擊，從早上8時起不斷發砲，砲火猛烈，碉堡的部隊無法在碉堡上反擊，只有躲入碉堡內，到了11時轟破碉堡屋頂，國姓軍隊兩度試圖用雲梯攻佔，但被荷蘭軍隊擊回。下午繼續攻擊，到4點的時候，整個碉堡毀壞無法修復，台灣議會決議放棄碉堡，下午5時，安全地由碉堡撤回熱蘭遮城堡。在撤離之前，荷蘭人還埋下定時炸彈，預定在下午8時引爆。下午8時，轟然巨響，碉堡爆炸，國姓部隊死傷50餘人。部隊攻佔烏特勒之堡以後，國姓爺親自來視察，其部下以危險，勸他離去。提督馬信接受國姓爺的招待，離開碉堡而倖免於難。

當天晚上，國姓爺軍隊將陣地移前，佔有據高點，並且加強陣地的堡籃，

87 DRZ. IV, p.639.

88 DRZ. IV, p.640,641.

89 〈梅氏日記〉，頁68。

準備從高點砲轟熱蘭遮城。

1月27日荷蘭台灣議會開會，認為城堡無法經得起國姓爺再一次的攻擊，決定將城堡交給國姓爺，派人將和談信交給國姓爺。⁹⁰另外也準備派代表前往與國姓爺談判。經過5天的來往交涉，終於達到基本協定，1月30日，國姓爺與荷蘭人達成議和細則。1662年2月7日，國姓爺的官員進入熱蘭遮城。2月9日，荷蘭人撤出熱蘭遮城，分乘八艘船等候出航，台灣長官揆一在大員海灘將大員城的鑰匙交給國姓爺。2月17日，荷蘭人離開大員，辛苦的戰爭終於結束。

結論

關於國姓爺攻打台灣的正當性，收回土地的問題。雖然國姓爺強調台灣是他父親鄭芝龍租給荷蘭人的，但是並沒有證據，而且在攻打台灣之前也沒有提出。對其手下提出攻打台灣的理由是找尋一個生聚教訓的地方，並非收回故土，國姓爺的手下也均認為台灣屬於化外，只有在攻打台灣之後才提出台灣屬於他祖先所擁有。但是，公司人員並不承認台灣是中國的領土而拒絕之。因此，國姓爺攻打台灣，只是為了尋找海外基地，與收復國土無關。再說全台各民族起來響應的說法也難以成立，國姓爺的軍隊在台灣北路被強烈的反抗，許多人陣亡，在南路琅璦的發展也不順利。

就國姓爺的戰略來看，帶兵嚴謹，軍隊訓練有素，戰爭時期誓死不退的精神，連荷蘭人都讚賞。攻台前或攻台初期，荷蘭官員van der Laan 和 Thomas Pedel等人都認為國姓爺的軍隊不堪一擊。但是接觸後，認為他們並不是無組織的農民，而是訓練有素的精兵。裝備雖然不如荷蘭人精良，但是也

⁹⁰ DRZ. IV,1662年12月7日條。

善於密集使用大砲以及人海戰術。另外選擇的進攻時間也很恰當，選擇在季節風有利的時期，荷蘭人雖然意外地有援兵來到，但是受阻於惡劣的天候，無法發揮。在如此有利的條件之下，比較有問題的是，國姓爺率兩萬多軍隊圍攻七百多人達到九個月，不但長期面對糧食不足和部下逃亡的問題，而且對攻打熱蘭遮城堡也一籌莫展。而一味地使用招安政策，一方面可以看做國姓爺的仁慈，不想趕盡殺絕；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顯示出國姓爺對擊敗荷蘭人的無力感，不得不如包樂史所說的，採用中國傳統的招安政策。最後藉由取自荷蘭人的大砲以及荷蘭人降兵所提供的戰略主張，才達到勝利。

長期圍攻也帶來國姓爺集團不利的影響，可能國姓爺一開始就沒有想過荷蘭人會守的那麼久，因此，攻台灣時也沒有帶多少糧餉。5月圍攻熱蘭遮城失敗，國姓爺的部隊就面臨到糧食的危機。手下士兵不斷地叛離，他們所提的原因都是糧食不足難以生存。國姓爺派兵到南北兩路的屯田，受到南北路原住民的反抗，國姓爺不但損失士兵，高級將領也受傷而死亡。國姓爺的軍隊與南北路原住民關係充滿緊張，不像是中國學者所說的，國姓爺攻打台灣受到台灣各族人民的熱烈響應。

荷蘭人的失敗，長期被包圍，缺乏補給，加上人數少、生病者眾都是原因，他們在中國沿海的工作一向只靠自己的力量，巴城能派來的援軍有限。1660年范德郎司令的增援就可以看出巴城兵力的吃緊，這批援軍是台灣長官等多次向巴城告急之後才派出，巴城認為是強大寶貴的船隊，但只有12艘船，600名士兵。600名士兵對公司來說是一個大數目，但是對一次就可派兩萬多士兵到台灣的國姓爺來說，則是絕對的少數。而高雅格的援軍在9月失敗以後，荷蘭人再也得不到援軍，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國姓爺部隊運作，毫無還手之力，最後不得不投降。

